松堂集 坤

松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論田制疏 大司憲時

正田制而足國用厚民生擇人材而振紀綱擧政令此當今之急務也國祚之長短出於民生之苦樂而民生之苦樂在於田制之均否文武周公井田以養民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漢薄田稅而有天下四百餘年唐均民田而有天下

幾三百年秦毀井田得天下二世而亡
新羅之末田不均而賦稅重盜賊羣起
太祖龍興即位三十有四日迎見羣臣
慨然歎曰近世暴斂一頃之租收至六
碩民不聊生予甚憫之自今宜用什一
以田一負出租三升遂放民間三年租
當是時三國鼎峙羣雄角逐財用方急
而我太祖後戰功先恤民即天地生物
之心而堯舜文武之仁政也三韓既一

乃定田制分給臣民百官則視其品而
給之身殁則收之府兵則二十而受六
十而還凡士大夫受田者有罪則收之
人人自重不敢犯法禮義興而風俗美
府衛之兵州郡津驛之吏各食其田土
著安業國以富強雖以遼金虎視天下
而與我接壤不敢呑噬者由我太祖分
三韓之地而與臣民共享其祿厚其生
結其心爲國家千萬世之元氣故也自

是以來閑人功蔭投化入鎭加給補給
登科別賜之名代有增益掌田之官不
堪煩瑣授田收田之法漸致隳弛姦猾
乘間欺蔽無窮已仕已嫁者尚食閑人
之田不踐行伍者冒食軍田父匿挾而
私授其子子隱盜而不還於公旣食役
分又食閑人又食軍田授受之官不問
其已見任在官而當食役分者耶未仕
未嫁當食閑人者耶其身果府兵歟其

父果入戍於邊鎭斷其祖果自異國而
來投者斷祖宗授田衣田之法既毁而
兼幷之門一開爲宰相而當受田三百
結者曾無立錐之可資爲宰相而受祿
三百六十碩者尚不滿二十碩兵者所
以衛王室備邊虞者也國家割膏腴之
地以祿四十二都府甲士十萬餘入其
衣粮器械皆從田出故國無養兵之費
祖宗之法卽三代寓兵於農之遺意也

今也兵與田俱亡每至倉卒則驅農民以補兵故兵弱而餌敵割農食以養兵故戶削而邑亡以祖宗至公分授之田為一家父子之所私不一出門而仕朝行不一舉足而蹈軍門者錦衣玉食坐享其利叢視公侯而雖以開國功臣之後夙夜侍衛之臣百戰勤勞之士反不得一畝之食立錐之耕以養其父母妻子其何以勸忠義而責事功勵戰功而

禦外侮武內而版圖典法外而守令黨使廢其本職日聽田訟不避寒暑揮汗呵筆勾稽文券撿覆證左訊之佃戶訊之故老凡其辭連盈獄滿庭廢農待決數月之案積如丘山一畝之爭連數十年忘寢廢食剖决不給者以私田爲爭端而訟煩也子之於父母一畝之求或不如意則反生怨恨如視路人甚者纔釋衰絰鞭其侍病之奴婢求其某田之

公文至親尚爾而況於兄弟乎是以私田而陷人倫於禽獸也朝廷士大夫頗相好而心相猜至於陰中傷之此以私田而爲擥捽也至於近年兼并尤甚姦兇之黨跨州包郡山川爲標皆指爲祖業之田相攘相奪一畝之主過於五六一年之租收至八九上自御分至于宗室功臣侍朝文武之田以及外役津驛院館之田凡人累世所植之桑所築之

室皆奪而有之哀我無告流離四散塡
于溝壑祖宗分田所以厚臣民者適足
以害臣民也此以私田為亂之首也無
弁之家收租之徒稱兵馬使副使判官
或稱別坐從者數十人騎馬數十匹夌
轢守令摧折廉使飲食若流破費廚傳
自秋至夏成羣横行縱暴侵掠倍於盜
賊外方由此凋弊及其入佃户則人厭
酒食馬厭穀粟新米先納綿麻脚錢搸

粟橐脩至於抑賣之斂十倍於其租租
未納而産已空矣及其履畝之際則負
結高下隨其意出以一結之田爲三四
結以大斗而收租一頃之收以二頃而
充其數祖宗之取民止於什一而已今
私家之取民至於十千其如祖宗在天
之靈何其如國家仁政何田以養民反
以害民豈不悲哉民之出私田之租也
稱貸於人而不能充也其所貸者賣妻

鬻子而不能償也父母飢寒而不能養
也究呼之聲上徹于天感傷和氣以致
水旱户口由是而一空倭奴以之而深
入千里暴屍莫有禦者貪饕之聲聞于
上國社稷宗廟危於累卵臣等願遵聖
祖至公分授之法革後人私授兼并之
弊非士非軍非執國役者毋得授田令
終其身不得私相授受嚴立禁限與民
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臣以

贍軍士則國富而兵強禮義興而廉恥
行人倫明而詞訟息社稷之基安盤石
而壯泰山國家之威震雷霆而熾炎火
雖有外侮將自焦而自糜矣古人有言
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近者西北
之行纔數月耳尚且公私不支上下俱
困脫有二三年水旱之災其何以賑之
千萬軍饋餉之費其何以應之況今中
外倉廩一時俱匱軍國之須無從而出

邉警之虞在所不測如有倉卒難以户
歛今當量田之時定數給田之前限三
年權行公权可以充軍國之需可以給
在官之俸按廉之職國初節度使也摠
攝軍民專制方面守令奉職而民安其
業方鎮懾服而戰守必力事權歸一人
無異望至今百姓號爲一方統察令也
賊破州郡而方鎮無所畏憚擁兵養威
坐視而不戰賊勢日益張守令自恣公

行賄賂流連聲色百姓塗炭而不之恤
爲按廉者區區於簿書錢穀之間而未
能嚴於黜陟賞罰之典以振起軍民之
政者無他知官皆正順奉順之貟方鎮
府尹州牧都護亦兩府之大臣奉翊之
達官故按廉不以王人大體爲念反以
秩卑小節爲嫌紀綱不振國事之誤一
至於此臣等願法祖宗遣兩府之成憲
體唐室遣大臣之故事擇兩府有廉威

明幹者爲都按廉黜陟大使以田野闢
户口增詞訟簡賦役均學校興巡察州
郡而黜陟之以號令嚴器械精兵卒鍊
屯田修海寇息巡臨方鎭而賞罰之而
軍官貶績後一州郡守令貪汚招納賄
賂者斬次罪罷職論罪次罪論罰行公
以振紀綱守令三年遞任不被都按廉
譴責者即除京職其都按廉使許令臺
省薦舉候依貼出遣之自元帥以下皆

郊迎呈絫不許坐雖以五六品爲廉使
者一年相遆之期黜陟告課之法與都
按廉同更相迭遣不爲常例都按廉不
能黜陟州郡方鎮者司憲府申聞罷職
痛理爲守令者察民休戚斷獄訟均賦
役父毋斯民其職也巡問按廉如調兵
州郡也責辦其宰則民户之多寡丁夫
之壯弱其所知也兵必得其精令也巡
問按廉每所徵發慮守令私其邑也調

南郡之兵則必命北郡之宰北郡之宰至於南郡也以未經之耳目恐其欺罔先施鞭撻侮而調兵北郡之牒至南郡南郡之宰投袂而起直趍北郡未下車而先刑人繫累其父母鞭撻其妻子非止調兵而然也凡戶口之點撿軍須之轉輸徵督百端無有紀極於是兩郡相怨遂成仇讎互相報復民不堪苦戶口蕭然其承流宣化之意安在今顧守令

不許出境專理其邑有不勝其任者按
廉即罷其職而黜之申報朝廷以承其
闕使命之任先王於巡問按廉之外不
許發遣其愼重之意可見兵興以來使
命頗多冠蓋相望乘驛者一匹之命矯
至八九匹一使之供多至數十人加之
以巡問按廉之差使諸元帥之發遣亦
皆乘驛橫行州郡馳騖館驛此門一開
成衆愛馬之徃來京外閑散之私行紛

如麻栗更出迭入公然受廪恬不知愧殘鄉破驛之吏垂頭拱手無所控訴以有限之供億應無窮之使客州郡凋獘驛路遂亡願自今州郡庶務一委巡問按廉以責其成雜冗使命不許發遣朝廷文字皆以懸鈴行移非軍情緊急重事不給驛馬非乘驛馬者不得入諸郡各驛以受廪給違者主客皆罷職不叙使各道巡問按廉一法朝廷此制不敢

違越違者痛理之

論田制第二疏 大司憲時

竊惟私田利於私門而無益於國公田利於公室而甚便於民利於私門則兼幷以之而作用度由是而不足利於公室則倉廩實而國用足爭訟息而生民安矣有國家者當以經界爲仁政之始豈可開兼幷之門使民陷於塗炭乎夫田本以養人適足以害人私田之弊至

此極矣幸賴 天佑國家祛曠世之積弊
革復利害分明可見而世臣巨室猶踵
弊風以爲本朝成法不可一朝遽革苟
革之則士君子生理日蹙必趍工商胥
動浮言以惑衆聽欲復私田以保富貴
其爲一家之計則得矣其如社稷生民
何如或復之是舉三韓百萬之衆而納
之膏火之中也今欲圖治而反貽患於
生靈無乃不可乎竊謂當以京畿之地

為士大夫衛王室者之田以資其生以厚其業餘皆革去以克供上祭祀之用以足祿俸軍需之費杜兼幷之門絶爭訟之路以定無疆之令典

論田制第三疏 大司憲時

上天悔禍群兇已殲辛氏已除一革私田此其機也而世臣巨室相與訴言煽動人心欲復私田而殿下中興遠述成周圭田采地之法近遵文廟開廣京畿

之制京畿則給居京侍衛者之田以優
士族卽文王仕者世祿之義意也諸道
則止給軍田以恤軍士卽祖宗選軍給
田之良法也乃使中外之經界截然不
得相亂杜兼幷之門塞爭訟之路誠聖
制也然受田於京畿而數未備者欲於
外方給之是殿下復開兼幷之門臣等
甚爲殿下中興之盛惜之也不先正田
制而欲致中興之理非臣等所敢知也

今六道觀察使所報墾田之數不滿五十萬結矣而供上不可不豐也故以十萬而屬右倉以三萬而屬四庫祿俸不可不厚也故以十萬而屬左倉朝士不可不優也故以京畿十萬而折給之其餘止十七萬而已凡六道之軍士律院驛寺之田鄉吏使客衙祿廩給之用尚且不足而軍須之出則無地矣而今又欲給私田於外方未審供上祿俸之費

津院驛寺諸位之田何從而出乎方鎭
之兵海道之軍何以供億乎萬一有三
四年水旱之灾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
之費何以供之殿下上繼太祖之洪業
下啓中興無疆之基不於此時儲國用
以足祭祀賓客之用豐俸祿以厚百官
足兵食以養三軍而乃反嫌巨室之訴
言不念生民之大害復私田於外方以
開姦猾無弃之門飢三軍而長六道之

邊冦薄祿俸而隨百官之廉恥缺國用而久之祭祀賓客之供豈經國濟民之政乎願殿下凡居京者只給畿內田不許外方給之定為成憲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士以贍軍食幸甚

陳時務疏

謹按周禮天官冢宰以卿一人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其司徒以下各以其職聽屬焉而六卿之屬又有三百六

十是則三百六十之屬統於六卿而六卿又統於冢宰也官職之增損名義之㳂革代有不同大義不出乎此六部也洪惟我太祖開國之初設官分職置宰相以統六部置監寺倉庫以承六部甚盛制也法久而弊爲典理者不知選擧而流品濫爲軍簿者不典兵額而武備弛至於户口之盈縮錢穀之多寡獄訟之無章盜賊之不理爲版圖典法者漫

不知為何事禮儀之禮典工之工果能
各舉其職乎蓋六部百官之本而政事
之所出也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於
是百僚庶司渙散無統不務庶績名存
而實亡雖君相憂勤而政事之修舉其
亦難矣臣等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
以各司分屬乎六部宰臣自侍中已下
以次判司事密直又以次兼判書提綱
於上以奉翊為六部判書領諸郎及所

屬攸司各以其職聽命於下大事則六
部卽小事則六色掌以時奉承行移如
是則簡以制繁卑以聽尊上下相維大
小相統如綱擧而目張領挈而裘順君
相優游於上而百職奔走於下敎令易
行政事易擧也人主之職論相而已宰
相之職進君子退小人以正百官而已
相得其人則天下理矣況一國之政乎
周召太公文武成康之相也蕭曹房杜

漢祖唐宗之相也本朝之制中書則曰
令曰侍中曰平章曰參政曰政堂五者
法天之五星也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
斗也宰臣樞密之合坐始於事元之初
至于近代坐都堂與國政者至六七十
人官職之濫古未有也願自今非論道
經邦爕理陰陽正己以正百官者非清
白忠直疾惡好賢國耳亡家者非戰勝
攻取勇冠三軍威加殊俗者不許兩府

漢之光武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減損
吏負十置其一以致中興之理凡不急
之官雜冗之吏一皆汰去以復祖宗代
天設官之成憲以示盛朝維新之化六
寺七監本無判事近來又階通憲奉翊
不親視事曠官廢職坐費天祿願自今
陛通憲奉翊之階者如有才幹降其階
使親其職新授者不許階奉翊通憲春
秋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夫子蓋傷

夫周家以父兄之故官其幼弱之子弟尸天祿而曠天工也我文廟三十有八年之理蔚有太平之盛者以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願自今公卿士大夫幼弱子弟不許拜東班九品以上官其有冒受者罪其父兄糾正職察百官為人主之耳目凡祭祀朝會以至錢穀出納悉皆監撿秩卑而責重願自今令臺諫薦舉以授其職陞其秩於正言之次以振

紀綱守令近民之職不可不重近日所除守令頗有士林所不知者願自今非經顯秩有名望者非歷試中外有聲績者不許除授其田獵宴飲之事一皆痛禁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世仕出多門人恥為之乃以府史胥吏不學墻面之輩以毒于民願自今以臺諫六曹所舉有才幹者遣之陞階叅官以重其任諸安集一切罷之其府史胥吏之徒只除

權務之職其公私奴隷州驛吏工商雜類冐月受官職者請許憲司不論官品皆奪其職供驛署專掌八道之驛近年不坐公廳而在私家行移文牒凡以權勢豪強之托親戚朋友之請乘馹騎而牽郵吏者絡繹不絶驛卒彫殘職此之由願自今以供驛署屬軍簿司凡馬匹驛卒據都堂文字方許發遣司僕掌乘輿之馬政周之伯冏之任也親近左右其

選最重近代別立內乘內竪之徒專擅其職日者縱暴尤甚其牧蠹棄也劫奪萬端轉輸入城也農牛瘡仆殘破幾殲縣毒滚諸郡一州之納穀草之價布幾至九百匹州郡皆是而又驅其貢戶名爲驅史至千百人不付公籍私置農莊而役使之若奴隸然害民病國甚可哀痛願自今以尚乘屬之司僕寺不許內竪除授謹擇廉幹者任之更日入直凡其

芻豆身親量給畿內芻藁計馬定數分
月而供且使糾正監檢每一番置獸醫
五人驅史三十人餘皆罷之屬之府兵
凡都監有事則置無事則罷例也造成
都監初因宮闕之作而置後以繕工之
職歸之使管一國材鐵之用遣官吏而
煩驛騎竭民財而盡其力一木之曳至
斃十牛一爐之冶至廢十農一束之麻
一把之葛至貫十布取之於民也剝

追髓用之於私也如泥如沙願罷都監
屬繕工寺幷罷防禦火桶都監屬之軍
器寺愼揀廉正者官之且使糾正監檢
以壷串宮闕之材瓦被罪籍沒之居室
两江之材諸窰之瓦供諸營造凡斫木
陶瓦之後且停三年以休民力都城根
本之地風化之所先其民衛王室而已
近來教養無法奸詐相習力役煩重日
就凋獘願罷都摠都監將五部屬之開

城府每一里擇耆老有學者為社長依
黨序之法教養子弟其賤人及工商子
弟各事所業毋使群戲街巷以長浮薄
之風違者罪社長及父兄其都官宮司
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人祖業新得奴
婢令辨正都監皆計口成籍毋使遺漏
每有土木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
以役之其於坊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
其生以衛王室李仁任專擅威福踰二

十年罪盈惡積幸天殛之願削官爵不
賜謚誄以懲為惡之人貞烈公慶復興
請白自守為仁任等所逐卒於貶所願
賜教書弔祭其墓侍中李子松廉謹守
節死非其罪國人惜之願賜謚誄厚恤
其家祖宗衣冠禮樂悉遵唐制迨至元
朝壓於時王之制變華從戎上下不辨
民志不定我玄陵憤上下之無等赫然
有志於用夏變夷追復祖宗之盛上表

天朝請革胡服未幾上賓上王繼志得
請中為執政所改殿下即位親服華制
與一國臣民浚然更始而尚猶不順其
品制以梗維新之政願令憲司定日立
法其不從令者一皆糾理近年奸凶相
次執政隨賄厚薄高下其官視其從違
殺活其人士風一變朝夕奔走於權門
虛曠天工願令攸司各以斷獄決訟之
事當两衙日上之各司日坐本司視事

其有奔走權門不供其職者停職徵祿刑無定法內外官司出入由己令典校一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願委刪定刑書以惠萬世又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書相通之格亦使刪定須行古者風淳俗厚詐僞不生百官謝牒堂後官署之世道日降奸詐日滋近來上將軍以下令軍簿司印之奉翊以下典理司印之防詐冐也今令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

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發號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事署名非通變防奸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舊制下王牌於諸倉庫宮司必印以行信實今内竪獨署員名亦非所以防奸也願凡所内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毋下王牌以塞内竪盜竊之源士大夫於聽訟決事之官出納錢穀之司交通私書顛倒是非耗竊官物

其弊彌甚願一切禁止如有違者其請
與聽者以不廉論各司各成衆愛馬之
求索外官之贈遺一切禁止如有違者
亦以不廉論古者民年十六為丁始服
國役六十為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
籍民告于按廉按廉貢于戶部朝廷之
徵兵調役如指諸掌近來此法一毁守
令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知一道之
戶口當徵兵調役之際而鄉吏欺蔽招

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户不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户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任徵發者憤鄕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劓鼻無所不至鄕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鄕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户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今當量田審其所耕之田以田多寡籍其户爲上中下又户分良賤守令貢于按廉按廉貢于版圖朝廷凡徵兵調役

有所憑依及時發遣而守令按廉如有
違者輒繩以理諸道魚塩畜牧之蕃國
家之不可無者也我神聖之未平新羅
百濟也先治水軍親駕樓船下錦城而
有之諸島之利皆屬國家資其財力遂
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之
田在於濵海沃野數千里陷于倭奴蕪
廢際天國家旣失魚塩畜牧之利又失
沃野良田之入顧用漢氏募民實塞下

防凶奴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墾者限二十年不稅其田不役其民全屬水軍萬戶府修立城堡屯聚老弱遠斥堠謹烽火居無事時耕耘魚塩鑄冶而食以時造船寇至清野入堡而水軍擊之自合浦以至義州皆如此則不出數年流亡盡還鄉邑而邊境州郡既實諸道漸次而克戰艦多而水軍習海寇遁而邊郡寧漕轉易而倉廩實矣水軍萬戶諸

道元師能置屯田修戰艦結人心施號令滅賊安邊者賜之島田世食其入傳之子孫其失一城堡之一州郡者處以軍法毋得輕宥以示勸懲全羅慶尚楊廣三道貢賦之所出國家之腹心也今倭奴橫行攻陷我州郡蹂踐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旄節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願令大擧及時掃清西北一面國之藩屛頃者奸

兇擅國廣置私人元帥萬户加於舊額州郡供額不貲民不堪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文武兼備威望夙著每一道元帥一人上副萬户各二人餘皆罷之商賈之徒競托權門以干千户之任侵漁掊克靡所不至願自今令其道元帥擇威惠爲民信服者除授之毋數易置權勢之家競爲互市貂皮松子人參蜂蜜黃蠟米豆之類無不徵歛民甚苦之扶

老攜幼渡江而西可謂痛哭願自今抑買者一切禁止如有違者痛繩以法前此被罪奸宄之徒抑買之貨其在民間未畢收者宜令刷括以充官用其鷹鷂貂皮之曲獻乞皆痛禁禾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產而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不可不早圖之願自今所居州郡課其生口以成其籍使不得流移授以曠地俾勤耕種與

平民同其里違者所在官司繩之以法

松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松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

陳時務第二疏

東方自朝鮮之季離爲七十合爲三韓干戈爛熳而相尋生民之肝腦塗地者歷兩漢三國六朝隋唐迄于五代而未息我太祖受命起而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南征北旆始成一統垂五百年于玆矣間者僞辛盜國宗廟絶祀殿下

新紹三十一代中絶之統三韓億兆之民懽忻拭目以望殿下中興之理殿下一身皇天上帝之所眷命太祖列聖之所付托山川鬼神之所依歸百萬生靈之所寄命嵩高之極有甚於萬仞負荷之艱有萬於泰山一言之出如雷霆之動於天而三韓莫不聞一事之行如日月之出於天而三韓莫不觀敬之一字帝王所以作聖之基公之一字帝王所

以致治之本願殿下上畏皇天之監臨下畏億兆之瞻仰賞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福善之心罰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禍淫之鑑衆悅而後賞衆棄而後刑獎誇必戒一笑必惜命一官則曰斯人也果君子而可以理天工可以養天民而天不罪我乎諸邸之舊畏上帝而不敢私以賞戚里之親畏上帝而不敢私以爵勤咨訪以廣其聰明好學文以崇

其德業接群下以禮奉母后以孝去邪勿疑令出必行處九重則念吾民之不庇於風雨御八珍則念吾民之不足於糟糠服輕暖則念蠶婦之赤立而法大禹之惡衣臨宴享則念農夫之饑莩而體隋文之一肉崇儉戒奢節用愛民樂直言而惡面從親君子而遠小人夫極言不諱面折庭爭無小回互知有社稷而不知有其家者君子也殿下親之信

之則堯舜之理可坐而致太祖之業可
繼而興矣姻婭必欲進恩怨必欲報閭
百姓之疾苦則慨然曰何與於吾心見
人主之過失則默然曰口是禍門也唯
行諂佞以盜富貴知有其家而不知有
社稷者小人也殿下恍而庸之則桀紂
之亡可立待而太祖之烈不旋踵而敗
矣二帝三王莫不由學精一執中堯舜
之學建中建極湯武之學願殿下擇鴻

儒之通經史正心術者更日入直討論
經史商確治道以成緝熈光明之學且
令史官更迭侍側左言右事無不悉書
以詔萬世又爲世子開書筵以當世大
儒爲師傅經明行修之士爲僚佐朝夕
與居講明經籍以明端本澄源之學且
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
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
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

侮也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
禁衛無人乃於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
下等官以代禁衛之任而祿之於是祖
宗八衛之制皆爲虛設徒費天祿而其
亐達赤速古赤別保等各愛馬寒暑夙
夜勤勞甚矣而不得食斗升之祿而食
四十二都府五員十將尉正之祿者非
幼弱子弟即工商賤隷或食其祿而曠
其職或勤於王事而不得食豈祖宗忠

信重祿之意哉伏願殿下併近侍於左右衛併司門於監門衛併司楯於備巡衛併忠勇於神虎衛其餘各愛馬以類併於諸衛使之輪日入直考其勤怠各以其衛內護軍以下至於尉正之職隨品錄用使食其祿而勤其職則人樂仕而國祿省禁衛嚴而武備張矣司幕古之尚舍而今之司設也司饔古之尚食而今之司膳也今則司設食其祿而廢

其職司幕勤其事而不食祿司饔以下
之職亦然願以司幕司饔等愛馬併於
六局以復先王之舊以革近代之弊則
名實相稱而職事立矣非有功不侯我
朝之法也金侍中富軾削除僭亂平定
西都進封樂浪侯金政丞方慶伐叛耽
羅問罪東倭得封上洛公願自今宰相
非安社定遠功臣毋得封君宦官自國
初至慶陵朝不得叅官近來以宮中傳

命之任得與論道經邦之列非所以尊
朝廷也願自今宦官除授遵慶陵之制
不許拜朝官又雲器繕工務劇貢小請
以工大將軍郎別將爲無判事注簿等
官如此則祿不費而事功舉矣其務煩
寺監倣此[illegible]攝蕪便於公學校風化之
源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近因
兵興學校廢弛鞠爲茂草鄉愿之托儒
名避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童子讀書

宋人絶句至五十日乃罷謂之夏課爲守令者視之泛然曾不介意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補國家之盛理其可得乎願自今以勤敏博學者爲教授官分遣五道各一人周行郡縣其馬匹供億並委鄉校主之又以州郡閑居業儒者爲本官教導而令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讀詞章而教授官巡視一道嚴立課程身自論難考其通否登名書籍

誘振奬勸以成實材其人材衆多有成
效者擢以不次若不能敎誨而無成效
者亦將論罰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
大以其絶祀也故古者父母終旣葬於
野虞而安神廟而祀之此事亡如事存
之道也吾東方家廟之法久而廢弛今
也國都至于郡縣凡有家者必立神祀
謂之衛護是家廟之遺法也嗚呼委父
母之屍於地下不爲家廟而祀之不知

父母之靈何所依乎甚非人子〻之心也
但習以為常未嘗致思耳願自今一用
朱子家禮大夫已上祭三世六品已上
二世七品已下至於庶人止祭其父母
擇淨室一間各為一龕以藏其神主以
西為上朔望必奠出入必告食新必薦
忌日必祭當忌日不許騎馬出行對賓
客如居喪禮每歲三令節寒食上墳之
禮許從俗禮以厚追遠之風違者以不

孝論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是以
古者上自公卿下至胥徒莫不重祿凡
仕於朝者未嘗涉意於營私專心乎公
務自豪強兼併以來租稅日減祿秩歲
縮先王制祿之數徒爲文具令有司
參酌古制豐其祿秩則士有恒心而廉
耻可興矣京畿八縣徭役甚煩然非正
官之所統觀察之所理又無守令之宣
化故科歛不均賦役無藝民不聊生無

所控告願自今依各道例縣置五六品官使開城府考績以明黜陟近年以來將兵之任不問其才但位宰相則專命遣之節制失宜賊勢益張以致侵掠郡縣蕭然古人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擇將制倭誠今日之急務也願令都評議使臺諫各舉威德夙著者命爲將帥以申軍政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今一道三節制殊

非古制願自今東西北面外每一道只
遣一節制餘皆罷去兵者民之司命國
之大政所以衛王室而消禍亂也本朝
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
府衛兵也遼金氏接壤兩界立晉帝而
子之虎視天下求好於我而我太祖絶
之虜遼宋三帝威振四海而莫敢旁窺
式至于今者以祖宗之軍政得其律令
也近世兵制大毁用兵三十餘年軍政

無統以無術之將戰不教之民望風奔
潰千里暴骨蕞爾倭奴爲國之病可不
爲痛心哉願自今閑散四品以上爲之
三軍軍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府衛而
統于軍簿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軍政
出于一衆心統于一然後申明軍令訓
鍊士卒則百萬之衆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何守不固何攻不取哉近世奸臣
亂政材非將帥者布列重房百戰勤勞

者方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體所至
無功願自今其有摧堅陷敵之功斬將
搴旗之勇百戰勤勞之効者大則上護
軍次則護軍中郎將以至別將散員皆
受真差以奬破賊之功則人皆親其上
而死其長矣且近日舉義拔亂之時從
事于軍者亦加官賞以勸後人國家選
觀察使擇任守令撫綏五道獨東西北
面尚循舊習未霑王化願自今依諸道

例置觀察使巡行郡縣黜陟軍民之官
近來驛户凋廢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
之役州郡代受其苦以至流亡欲使州
郡復業當先恤驛户國家雖置程驛別
監安集諸驛而一人不能獨理每驛置
私屬以爲耳目然非都堂所遣人人得
以侵侮不能安集願自今每驛置五六
品丞一人其薦擧如守令例且給半印
而遣其有能致驛户殷富馹騎蕃盛者

觀察使報都堂以補守令之闕且授京官以示褒賞邊遠驛丞令觀察使舉補常平義倉之法救荒之長策耿壽昌義倉之奏長孫平社倉之議其法蓋出於周家委人之職有國家者所當先務也去歲盛夏興師加以倭寇耕種愆期秋穫失候今年又被水灾東南州郡蕭然赤立救荒之策不可不慮也國家旣革私田所至皆有蓄積願自今郡縣皆置

常平倉其豐凶歛散之法一依近日都
評議使所奏竊聞楊廣道已置常平倉
宜令諸道依此施行守令有不如法者
罰之食爲民天穀由牛出是以本國有
禁殺都監所以重農事厚民生也韃靼
禾天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州郡
各站皆宰牛饋客而莫之禁宜令禁殺
都監及州郡守令申行禁令其有捕獲
告官者以本人家產充賞犯者以殺人

論州郡因朔膳使客供支等事雖當盛
農驅集農民馳騁剪棘旬月弋獵農失
其時民不足食職此之由若夫雞豚之
畜則取之牢中不擾於民願自今京畿
築雞豚場二所一令典廐署主之以奉
宗廟祭祀之用一令司宰寺主之以供
御庖賓客之須至於州郡各驛皆令畜
之樽節愛養不害胎卵則不出數年而
供上祭祀賓客之奉充吾民養生之用

足而無弋獵廢農之患矣司饔每歲遣人於諸道監造內用甕器一年爲次憑公營私侵漁萬端而一道馱載至八九十牛所過騷然及至京都進獻者皆百分之一餘皆私之弊莫甚焉又有羽筋箭竹等差遣擾民非一願自今各司愛民差遣外方者一切禁之凡係此等事皆令呈都堂都堂下觀察使觀察使分布所在州縣據案直納則庶便於民士

卒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
殺賊所得之物所在軍民官傳牒境內
鞫如盜賊悉輸京都以希重賞罔上毒
民莫甚於此故士卒解體賊勢益張甚
非計也願自今諸道將帥破賊者獻馘
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鞫著為令
典則人樂其利而勇於戰矣犯者內而
憲司外而觀察使以不廉論宰相人君
之二也所與共天位代天工者也其尊

莫有倫比不幸有罪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乃令下吏縲絏枷鎖梟首露體棄而不葬甚矣漢文帝時賈誼上疏謂刑不上大夫帝深納之自是大臣有罪皆賜死無加戮辱以禮遇下故當時士大夫恥言人之過失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禮俗願自今兩府大臣雖有死罪其大逆不道外法文帝故事無加顯戮以成國家重大臣之盛典書曰

罰不及嗣傳曰罪人不孥故舜殛鯀而
相禹武王誅紂而封武庚即天地生物
之心也至於近世殺人如飲食滅人之
族猶恐其有後不仁甚矣願自今凡有
罪者法三代聖王之制妻子無隨坐以
示盛朝不忍之政庶獄庶慎文王罔敢
知于茲此成周之致理陳平不知錢穀
之數君子謂知宰相體以其不侵官也
本朝之制都堂摠百揆須號令憲司察

百官糾風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訟獄其職也近者僥倖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美都堂訟牒雲委行移之間因循苟且不勝其煩非設官分職之本意也願自今令訟者各訟攸司其直達大內都堂者一切禁之以尊大內以嚴都堂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比來貨殖之徒惟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十倍貸假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故國家已有禁

令令供辦都監實米滋息無窮至使貧
者喪家失業非國家恤民之意也願自
今一本一利毋得剩取三司及六部官
以時親到所屬諸司將其所報勾校文
書會計點考毋致陵夷如有不奉法者
使憲司糾理大罪降等別叙除名不叙
隨罪論之小罪下牒巡軍笞杖還職凡
京外大小官吏除目既下累日不即上
官赴任以致公務稽遲其文書錢穀皆

爲奸吏所容匿此則弊之大者而又非
臣子誠心事君之道也願自今除臺省
政曹官外其京官大小員吏自下批之
後京官限三日外官限十日進闕謝恩
即行上官赴任稱權知行事新舊相對
將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憑
考課謝後即眞有不如法者京中憲司
外方觀察使痛繩以法比年以來紀綱
陵夷州縣之吏或稱軍功冒受官職或

憑雜科謀避本役或托權勢濫陞官秩
者不可勝記州郡一空八道凋弊願自
今雖三丁一子三四代免鄕而無的實
文契者軍功免鄕而無特立奇功受功
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校典法典醫出身
者自添設奉翊眞差三品以下勒令從
本以實州郡自今以後州郡吏不許明
經雜科出身免役以爲恒式

陳時務第三疏

古之為國者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
猶身之有血脉也身無血脉氣有所不
通國無紀綱令有所不行法令不行國
非其國矣殿下即位大開言路相臣憲
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不行愆
讟方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脉達于膏肓
雖有扁鵲卒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
刋板施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
法觸禁者一委憲司治之謹按寢園署

禮文凡與祭者不飮酒不茹葷凡四日
是謂散齋或居於本司或在於尙書省
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日是謂致齋
今則不然諸執事者自散齋至于致齋
之日各於其家或與婦女狎處且不習
禮文故其祼獻登降贊謁奠徹皆不合
度甚不敬也其於殿下報本追遠之意
爲如何哉願自今凡與祭者散齋四日
在於其家則令糾正監之正順以下令

録事察之致齋三日則集於公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不敬論本朝樂節凡宴饗賓客必作唐樂繼以鄉樂今娼妓歌舞聲音之節終不合於中和殊失禮樂之本矣謹按朝廷儀其視朝宴饗只使伶人按樂而娼妓不與焉願遵此法宮中宴饗只奏唐樂毋令娼妓近前南州之民近因兵亂板蕩失業又因水灾禾穀耗損咸不聊生誠宜培養邦

本俾不摇動各道既有節制使又有觀
察使徵兵調役紛擾如雲民不堪苦其
節制觀察使外諸奉使者一皆召還士
大夫之仕宦于朝者既已委質從仕克
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顯官任職
者託以覲親省墓冐干口傳便歸鄉曲
淹延歲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
也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闕外其
事有不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

痛理州縣之吏在京都典掌其鄉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隷各處役之如奴隷不堪其苦至有逋亡者主司督京主人曰徵闕布人一匹主人稱貸於人而不能償之直趁州縣乃謂京中貸借倍數督徵縱暴侵掠州郡凋弊亦或由此頃者繕工寺日徵其人之闕以供無名之費至不仁也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又不能用其人之力以供國役

徒剥民膏而用如泥沙斲喪邦本殊失
殿下憂民之心也願自今一切罷去使
還鄉里其各殿之役以近日革罷倉庫
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以辯正都
監屬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詮選之屬
亦皆革去以安民生

運杜門讀書欲以終身　殿下龍潛一
見如舊是天以臣遇　殿下也歲戊辰
正月　殿下與大將崔瑩廓請十有五
年毒民之群兇是　殿下除殘之德在
民必矣瑩無學術乃與僞主謀犯遼東
師渡鴨江　殿下擧義旋旆使三韓之
民得免於糜爛是　殿下康濟之功在
社稷矣　殿下是時擧臣爲大司憲臣
知無不言　殿下言無不從振起頹綱

布昭公道登崇後良斥逐姦回除害下民結好上國乃黜僞朝以復王氏 天子嘉之遣使來勞是 殿下匡復之功聞天下矣初 殿下之擧臣爲憲司也 殿下慨然爲萬世開太平告于上天神明排群邪之謗犯巨室之怒革私田積年之弊拯生靈於湯火之中足兵食於艱難之際以之造樓船以之築城堡武威以奮漕路以通三韓四十年倭奴之

患一朝而息矣置科田於京畿以優士大夫置軍田於州郡以養師徒以至鄉吏津院皆給之田田有定制國有成法各有分限不相侵奪兼并絶而億兆之田宅定賦斂薄而鰥寡之衣食足俸禄厚而廉恥行倉廩實而國用足矣 殿下與臣憤汚吏之殘民也庸師之養冠也建議擧大臣而授鉞巡諸道而黜陟藩鎭用律而奔敗之虞絶州郡奉法而

貪殘之風戢矣以令長之出於胥吏也
乃陞其秩而重其選用臺諫六曹之保
擧而田里無愁嘆之聲流亡有復業之
樂矣訊逋逃冐職之吏而還其鄕里擊
鄕原土猾之姦而後其蔭戶縣各置宰
驛各置丞而墟丘變爲井邑蓁莽化爲
稻粱矣以冗官之耗天祿官壁之穢天
工工商皂隷之濫冐官爵坐食之多
占田無功之封君弱子弟之曠職也立

法以汰除僥倖之門屏而奔競之路塞
矣立家廟而設忌祭者所以厚民德也
廣學校而置教授者所以明人倫也文
治既洽武威遠昭扶桑之寇奉珍來庭
琉球南蠻重譯入貢王氏十六年既亡
之業實賴　殿下而復興矣而王氏昏
迷反生忌疾而偽辛逆亂之徒喪田失
職之輩魚鱗左右流言浸潤指　殿下
為權重誣臣等為朋黨謀去　殿下完

謀萬變及今年三月 殿下以儲君之
入覲而東也出迎京西數百里之遠又
將躬獵以來而展駕焉不幸墜馬臥于
草次鄭夢周 殿下之羽翼也身爲
冢宰手握國政逢迎王氏唆使臺諫謂
臣與鄭道傳南誾爲 殿下之腹心乘
間聘謀羅織罪辜先行竄逐次圖 殿
下殿下輿疾倍道而還於四月四日國
人共憤夢周伏辜 殿下布好生之德

其餘黨與一無所誅臥疾私第杜絶賓客尚冀王氏之覺悟使刑賞之權出于上矣而王氏尚不之覺兇黨益肆禍在晷刻至七月十四日天怒民離三韓幡然推戴 殿下天命人心旣至於此 殿下欲守子臧之節其可得乎 殿下於是封王氏于江陵之杅城是成湯之放桀于南巢也封王氏毋弟于畿縣之麻田使奉神聖恭愍之祀是武王之封

微子于宋也安置諸王子于江華巨濟
而廩給之漢魏以降更革之主所未及
也向若 殿下有心於取國則鴨江之
旋旆也豈肯出萬死捐一生而建興復
王氏之議乎己巳之冬 詔旨之來也
豈肯擇立宗親之長而歸政於王氏乎
豈肯早立旣冠之儲君而欲定國本乎
豈肯開經筵進名儒於左右獻貞觀政
要而朝夕納誨乎豈肯設書筵集多士

於東宮進大學衍義日講治道乎豈肯
釋上相之政柄分宅里於子壻乞歸休
于桑梓至再三而愈力乎前年之秋又
豈肯違議見儲君於一天子乎 殿下爲
王氏之至誠至忠上天所監臨三韓所
共知也而王氏惑於讒賊不能如燕昭
之於樂毅齊襄之於田單乃以雲臺之
勳反爲机上之肉是天厭王氏之德而
啓 殿下之業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禹之所以繼舜也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之所以代夏也反商政而天下治武王之所以造周也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今天既命 殿下以父母三韓矣願 殿下法三王之至治鑑兩漢之得失兢兢業業念玆在玆以為億萬世聖子神孫之龜鑑

讚

松堂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自古英明神武之君拯溺亨屯而剏丕基必有仁賢才傑之士攀鱗附翼而進鴻籌于以掃靡醜而奠宗祊耀大業而垂竹帛明良之相遇古豈偶然哉王氏之季晦塞極矣乾綱解弛

雲海沸騰洪惟我
康獻大王誕膺景命式遏亂
略永底烝民之生光啓休明
之運亦粤我
恭定大王遭時艱危嗣紹
內禪偃七德之餘威敷九功之

大化時則有松堂趙文忠公經綸草昧密勿弘猷事業昭於青史功名煥於鐵券文章特其餘事耳雖然誦其詩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則不必生並一世親炙光輝然後方可知之也

是以欲觀古人〻品之高下性情
之邪正必於遺篇中求之今觀
其詩若文發揚道德之光擺
脫雕鏤之習有可以興起斯文
扶植風化者焉其所造之深所
就之高宜有以振當世之英聲

起後人之敬服也此豈可與掇
拾乎口耳繪飾乎翰墨者均
視之為小技而不之重乎顧優
於事者鮮能工於言業其華者
未必蘊其實蓋有之而不備者
豈易得哉而惟文忠公則既能

際遇風雲一匡三韓之文軌又能
咳唾瓊琚照百代之耳目博陸
之勳業司馬之詞藻靡不以爲
已任一身之蓄固已富矣況敢
言於危亂之朝竭忠於
聖明之世蹇蹇諤諤之風凜然於

箴戒之中勤勤懇懇之意藹然
於章奏之間徐四佳所謂横放
傑出有大人君子之氣象者知
非阿好之言而亨齋李相國精
窮理窟名世真儒之稱亦有所深
契而發也噫事功如彼其隆矣

文章若是其盛矣不朽之業
更莫加焉則其言語菁華之留
在世間者不可使不壽其傳也
公之後裔趙斯文碮氏以詩名於
世遠紹箕裘之舊業嘗恨元
集中逸篇尚多博考史傳添

入繕寫藏之篋笥者久矣逮其出牧于星也縮節官廩丞圖繡梓將以傳於四方屬不佞敍其事余於斯文為舊要也感其付託之勤遂書以歸之

上之十年乙酉三月上浣嘉善
大夫漢城府右尹李元禎跋

惟我十代祖文忠公嘗麗季
擾攘之日左右我
康獻大王協贊鴻業三韓
底定天壤不弊大名斯存
此乃輿人之誦而非吾後裔

之私言也餘事文章何足之爲吾祖輕重哉四佳徐相公以謂相業經綸者不經意於詩甚詩橫放傑出有大人君子之氣象五山車

斯文亦稱天機流動自然、
高古若二公者豈非知言
之君子耶今距吾祖之世閱
累百載經歷許多變故
咳唾之落在人世者幾乎

湮滅而不傳嗚呼宇宙間其可無斯集耶吾家舊有藏本而出於聞見收掇之餘所得不過以若而首而止頃茲又旁搜於東國通鑑

東文選東人詩話野史雜
記彙分類會襄成一帙思
所以付諸剞劂氏而常恨未
有路矣今⿰石星適蒙
恩出守星州遂指俸錢

梓以壽其傳仍將列衍顛
末敬識于尾
歲己酉孟春上澣後孫
星州牧使趙[illegible]謹跋

赤松
中